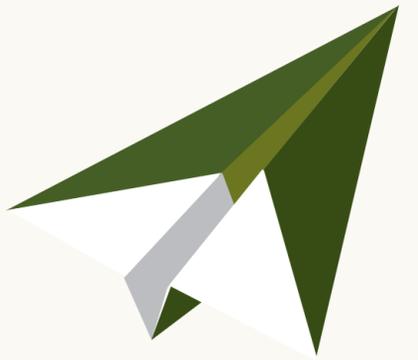


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边强



诗苑 / 富永杰

春天， 在二月的 天空下张望

漫成一片雏菊的绒毛
让阳光顺着河流的锁骨
而泥土已解开第三颗纽扣
此刻，风还蜷缩在地平线

练习发芽的发音
沉默隐匿在深蓝的褶皱里
鱼群游过云的碎镜
冰面裂开时

有人用雾气画下燕子回家的路线
玻璃窗上
枝桠举起潮湿的绿火把

向天空递交解封申请
草叶蘸取体温
二月，冻土在骨髓里松动成涟漪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牡丹 花开

情景高原

小时候，随着长辈、兄弟姊妹行进在高山峡谷中，偶遇野牡丹是十分欣喜的。偶遇，需要勇气，也需要运气。在丛林、山水间跋涉，行进至高山深处，松枝摇曳，山风微凉。行走在松软的松木林小径里，松鼠、鸟雀在林间来回跳跃，林子间不停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。转过几棵荆棘，正气喘吁吁之时，一株株浓艳的牡丹跃然眼前，金黄的花蕊散发出幽香的气息。一株株浓烈、馥郁的香味穿过松林，弥漫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中，也附着在雨雾间，随着蒸腾的云气移动在山梁垭口，继而向隔壁山梁上的村庄溢了出去。

◎王建琼

红色的、白色的、粉色的花瓣像是舞女的裙摆，像是踮起脚尖跳圆舞曲的女郎的裙摆。歌曲唱到：“你多愁善感，你年轻美丽。真情在那儿苏醒，香甜的鲜花吐芳。抚慰我心中的阴影和创伤，不毛的灌木丛中花儿依然开放。夜莺歌喉委婉在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。”多么华丽而高雅。

自从离开家乡，在多年的学生生涯和社会工作中，我一直秉承着牡丹“高洁、守信”的理念做人。白居易在《惜牡丹花》中写到：惆怅阶前红牡丹，晚来唯有两枝残。

记得去菏泽还是在2022年春季，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菏泽牡丹机场。奔赴曹州牡丹园，牡丹花娇艳欲滴。牡丹花开如火，也如寂寞。紫色梦幻、白色纯白、粉色浓艳、红色似火、绿色娇嫩、黑色氤氲。畅游在浩瀚的牡丹花海，呼吸着弥漫馥郁花香的空气，宛若置身仙境。雨后湿润的空气滋养着牡丹花叶，花叶伸展，一片挨着一片，花朵馥郁璀璨，挤挤挨挨延伸至牡丹花丛深处。金黄的花蕊，吐露金色的花粉，花粉或在花瓣停留，或吹散到花叶，或纷纷扬扬跌落至地面，或随着游人携带的气场短暂驻足于发丝、睫毛、周身。仔细观察，驻足冥想，阳光下整个人似乎闪烁着金色光环。花粉软糯，粘在了远飞的牛角蜂的翅膀上，双脚也尽是花粉的残余，任凭秀气的双脚如何搓着，仍旧有金色粉状颗粒沾满脚部的绒毛之上。微风徐徐，光线柔和，明媚的春光自天上铺洒下来，倾斜着在波光荡漾的湖面，粼粼波光随着山风涌动，似鱼群微微摆动着身体。河湖间鱼虫啾香已醉，游人如织，柳丝随风摇曳，似从天幕下坠，如丝如缕，丝丝入扣，流到人的心上，随着

牡丹柔和的气韵。如同牡丹的韵味，千百年来依然回味无穷，厚植于人民心中，滋养着华夏儿女。

小时候，爷爷、奶奶、父亲抽的牡丹牌香烟，香烟壳子上全是牡丹花的图案。黄昏时分抽上两支，缓解一天的疲惫。到了小学毕业，我的百宝箱里收集满满一叠有牡丹花卉的烟壳，回忆满满。牡丹牌雪花膏是80、90后的共同记忆。晨起，走到坝坝，寨子里已是烟雾缭绕，松柏的香味萦绕在藏房周围，外婆的念珠已经拨动成千上万次。爬上松木独木楼梯，走上楼顶，香炉内烟火旺盛，火苗被松油浇得噼啪作响。小脸上是阿妈用牡丹牌雪花膏擦拭后的喜悦，姑娘的心房温暖。在下雪天，白色雪花纷纷扬扬，香炉内红色火苗跃动，鸟雀不作声，唯有广播里悠扬的牧曲徜徉在寨子里、神山脚下、松木林间。眺望东山，金色光芒点缀山顶，唯听得满世界落雪的簌簌声，我的世界一片寂静。牡丹牌缝纫机伴随着我的童年，直到奶奶去世，家里便没有了脚踏缝纫机细密的声音。牡丹牌缝纫机为我缝补了多少件衣服、多少个书包，陪伴着我的朝朝暮暮，岁岁年年。藏族歌手根呷有首歌曲唱道：“要爱就爱你的全部，就像绿色漫野的山坡；要去就去你的心里，就像阳光温暖的世界。”正如国人对牡丹的情结，千年不变。牡丹花温柔的色彩始终温暖着寒冬里人们的内心。

在沉重的岁月里，在山风吹拂的柳絮间，在河畔游鱼的嬉戏中，在鸽子飞翔的广场，在石拱桥桥墩上青苔萌生的春意中，在蝌蚪入睡的一潭碧绿中，牡丹花的波涛在涌动，春的气息浓郁，身着厚纱唐装的女子，手持扇子，低头耳语，若花海微漾，随着碧空散开了去，河山辽阔。牡丹花香交织在幽幽春风中，春风携带牡丹花香，随舞者的裙摆飘逸，随万千柳丝轻轻摇曳，随老者的广场舞有节奏地律动，随孩子的风筝高高飞入云端，随燕子剪刀似的尾巴飞高了又贴着湖水低低滑翔，香了游人，醉了鱼虫。

游玩一天，暮色愈发浓重。回到住所，大口吸饮牡丹花茶茶。牡丹花茶茶色金黄，茶汤清甜，余味绵软。一杯接一杯，直到喉咙湿润，五脏六腑通透，四肢毫无保留地舒展开来，除去一天的倦怠。顺手挽起玉簪子，盘出牡丹髻，对着玻璃镜子，手持铜镜仔细观赏牡丹妆，整个面庞显得妩媚，发髻层层叠叠，显得雍容华贵，似有那韵味。尚且称其为“牡丹花开”吧！斜倚在中式木制雕花躺椅上，看着流云远去，青山浓重，宛若点点水墨山水画。楼下传来古筝悠扬婉转的曲调，一切极具禅意。雕刻家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牡丹花卉，似祖国壮丽河山般婉约而又不失大气。

夜深了，牡丹花园里无数朵牡丹花如巨幅中国画般的浓墨重彩在心头萦绕，久久挥之不去。遂起身，走向窗边，仰望星空，明月可爱而渐起。金色的、粉色的、紫色的薄云在月周身流动，恍若从月背后渐次溢出，整个夜空是一幅流动的星空图，变幻出寂静世界里闪烁的星月。苍穹容纳牡丹花的海洋，也容纳花朵、绿叶、露珠，渐次抛落，露珠滴落地面，覆盖蚂蚁小小的身体，洗去一天的辛劳。诗人李白在《把酒问月》中写到：“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今人不复见古时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唯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长照金樽里。”头顶月色金黄，金色光辉使人思绪缥缈，随着烟波诗海沉沦了去。唐代诗人苏轼在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中写道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古人出远门，思乡之心浓烈，期待万里之外同故人一同赏月、团聚。此刻意境，恰如其分，多一分则溢，少一分则缺。

若是与三两故交，相约端坐庭前，烹茶、煮一壶岁月悠长，闲看牡丹亭内花开花落、天外浮云奔流，品茗、论道，也是人间一大幸事。回忆昨日旧友相聚，恍若隔世。正所谓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似水般淙淙流走，待到回忆时，内心无限怅惘。

就要回到四川，总想带株牡丹回去。停驻在一株牡丹旁发呆，看着一株株牡丹花卉，盛开得浓烈，娇柔的花瓣从蕊四周四散开去，花粉是点睛之笔。细看时，整株都明艳了起来。直到蜜蜂停留在掌心，又飞入汪洋花海，我才想起来，要带点什么回去，带点什么回去好呢？不如，就把灼灼牡丹的精气神带回家吧，把牡丹高洁、雅致的气息融入到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中。

故园农事

蒔田

◎黄孝纪

从播种到插秧，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秧龄。故乡曾有一句农谚：“插完早稻过五一，插完晚稻过八一。”意思是说，在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前，早稻要插完；在“八一”建军节前，晚稻要插完。表面看来，这样的农谚似乎有点时髦，但其背后其实依然隐藏着古老的农事节气——因为每年“五一”过后就是立夏，“八一”过后就是立秋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种植早、晚双季水稻的故乡，必须抢在立夏、立秋之前栽插好，方才不误农时，才会赢得收获。

在故乡，稻田插秧，俗称蒔田。蒔田是农耕村庄的大事，也是一件辛苦事，还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在生产队时期，每年到了蒔田的日子，生产队就会杀一头大猪，按工分分肉。各家分得的猪肉，是蒔田这段时间犒劳一家人的美味佳肴。

不过，在此之前，乡人还会有另一种美味收获。那时，故乡盛产油茶，冬天打完油茶之后，各生产队都会有大量的茶枯饼——紫黑色，大如铜锣，坚硬如铁，分量沉重。对于农田来说，茶枯饼是很好的肥料，还能杀死蚂蟥、泥鳅、黄鳝等稻田虫害。因此，每年早稻插秧之前，各生产队常会在那些不甚肥沃的水田里，撒上一轮敲成小块的茶枯饼。茶枯饼在水

中渐渐溶解，一层油脂浮在水面，在阳光下五彩缤纷。不一会儿，便有泥鳅、黄鳝、蚂蟥及其他鱼虫，纷纷从水下钻了出来，四处狂乱游动，甚至被药死。村中大人孩子提着水桶小盆，捡拾田里的泥鳅、黄鳝甚至小鱼，收获很丰。

在生产队蒔田，按每户每日插秧的面积计算工分。每一丘稻田，事先都会有专人划行。划行通常是两人一组，所用的工具，一是两根用杉木条做的比尺，长度约四尺半；另有两个短木桩，绕了长线，如同纺锤。划行时，两人各拿一尺、一桩和一把稻秧，相对站在稻田两边的田埂上，从一端开始，每两个比尺的长度为一厢，插下木桩，拉一直线，而后两人拿着稻秧沿着长线相对插来，交汇于一处，形成一道绿色秧线。这些秧线，既是分隔线，也是村民蒔田的基准线。秧线之间，是九尺宽的空稻田，称作一厢，能并排插十八兜秧，每兜间距约五寸。划行后的稻田，各户从秧塘扯了秧后，自行挑选成厢的田块抛秧蒔田。对于蒔田能手来说，他们蒔的秧，纵横整齐，间距匀称，看起来赏心悦目。孩子和少年蒔田时，虽有秧线为基准，但还是宽窄不一，弯弯扭扭，十分难看。在扯秧蒔田的日子里，各户都是全家老幼齐出动，人多力量大，人口多的家庭，蒔的田多，挣的工分也多。

分田到户后，乡人在稻田里打茶枯饼的越来越少了。茶枯饼能卖钱，每年打

茶油时，就会有人来收购。蒔田的时候，乡人往往先在稻田里撒一遍化肥——过磷酸钙、碳酸氢铵、复合肥、尿素等，也不再划行了。反正都是自家的稻田，无需计算工分。

扯秧和蒔田，特别伤腰。光着双腿站在秧塘里，俯首弯腰，右手不停扯秧，每扯一手，递给左手接着，握住秧腰。当左手抬不住了，双手合于一起，提着沉重的秧在水面上上下抖动，水声哗哗，去除秧根粘连的泥块和叶肥的残渣。清洗干净的稻秧，拿一根稻草绕上几圈扎紧，反手扔到身后。接着又不停地扯秧、洗秧。这样站久了，弯腰久了，腰部酸痛得厉害。蒔田时弯腰曲背的时间更久，一天下来，全身像散了架。若是下雨，头上戴着斗笠，身上披着蓑衣或者薄膜雨布，干起活来就愈发不便，更为艰辛。至于腿脚常被蚂蟥叮咬得鲜血淋漓，那都不算什么了。

蒔田需要赶节气，而各家犁田、挖田、耙田的时间又不尽相同。因此，有的人家蒔田早，有的略迟。亲戚之间、邻里之间，相互帮忙蒔田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。分田到户最初的几年，请人蒔田多以人工工、交换工为主：你帮了我家，我蒔完了，马上帮你家；或者，你帮我犁田耙田，我们一家人给你家扯秧蒔田。请帮工的人家无需支付工钱，只要买几斤猪肉和豆腐等好菜，盛情款待辛苦劳累的帮工人就行了。

后来，商品经济在乡村日益盛行，除了近亲属外，请外人扯秧蒔田，除了招待酒饭外，还需要付给工钱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村里去广东进厂和建筑工地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日渐增多，在外获得的收入远高于稻田的产出。蒔田的日子，回村的人越来越少。在他们看来，往返车费加上耽误的工日所得，足以超出家里雇人蒔田的报酬。留守在村庄的妇女和老年人，就成了蒔田的主力军。有些年份，种田的人家辛辛苦苦收获一季水稻，扣除种子、农药、化肥和犁田、蒔田、农业税的费用，还要亏本。

稻田转租的现象，在村庄悄然出现。起初，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的家庭，以每亩两三百斤稻谷的代价，租给村里愿意耕种的人家。慢慢地，白送给人家耕种都没人要。于是，一丘丘的良田被抛荒弃置，越来越多，看着令人痛惜。

这时候，我在县城已工作多年，我家的稻田只剩下父母两人耕种。父母年事已高，却总不肯放弃自家的稻田，我也只好由着他们。每到蒔田的日子，父亲会到村里有电话的人家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回来。我就马上请了假，回家帮父母扯秧蒔田。

哗哗的洗秧声，整齐蒔下的秧行，熟悉的腰酸腿痛，亲切的泥土气息，一如往昔。当我插完最后一株水稻，光着一双泥腿站在田埂上，面对眼前的新绿，心情格外愉悦。

